

我们都在小时代，我们也在黄金时代

——《话题2014》之年度综述

作者：杨早（北京）

我们一起来倒看一下我的2014吧。近事还算清楚，远事已经模糊，事件与事件之间，话题与话题之间，需要记忆与想象来勾连。

（一）“同性恋”

12月19日，北京海淀区法院判决“同性恋治疗违法”。一天前，“中国性学第一人”李银河发表《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》，坦承自己与一位“女变男的变性者”恋爱生活了17年。此前关于李银河的性向确实众说不一，李银河的澄清，不仅维护了自己此前的表达（“我是异性恋者”），也向懵懂地分不清“性倾向”与“性取向”的差别，认为同性恋之外只有同性恋的公众，进行了性学启蒙。

在此之前，10月30日，苹果公司CEO蒂姆·库克发表文章正式“出柜”，表示“为身为同性恋者感到很自豪”，再往前，1月29日，香港船王赵世曾女儿赵式芝发表公开信，敦促父亲接受自己已经两年的同性婚姻。赵式芝、库克、李银河，是2014年性别领域的三记重炮，名人的力量，就是让本来暗流涌动，在公众中却处于“无名”状态的性别抗争显形化，同时也激发出保守势力与宽容态度的对峙。选择站在哪边，确实代表了一个人的价值倾向：你是否赞成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？你是否愿意捍卫并非同类的合理权益？

反观去年年末北外女生“阴道说”风波，你得承认，正是一波波的撞击，一次次的抗争，让原本弱势、隐蔽的自由，变得逐渐坚强、阳光。

（二）“文艺不要成为市场的奴隶”

12月15日，因为审查因素迁延一个星期的《一步之遥》首映礼举行，随即引发两极化的评论，恶评似乎还占据了上风。我当晚去看了影片，但被问及观感，一律默不作声。因为问话的人，大抵只想知道一个确切答案“好看，还是不好看”。我想当你面对一个复杂的事物，应该保持一种复杂的情绪。我只发了一条微博“说是年度烂片也是醉了，你考虑过《心花路放》《后会无期》《小时代3》《爸爸去哪儿》的感受吗”。在我看来，保持复杂，是任何精神领域的正常思维方式，而所谓的类型化电影，则是一种电影市场的洗盘手段，简单粗暴直接地满足某一类观众的需求，或观众的某一类需求。类型电影是一种反智产品，而好的类型电影则是在反智的前提下为电影尽力加注智力含量。

这似乎是一个隐喻：我们正在面对复杂，丧失言说的资格与能力。

10月15日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带来了一场高位震荡。习近平总书记说“文艺不要成为市场的奴隶”引发巨大关注。与此同时，被目为文艺片神作的《黄金时代》经历长达八个月的宣传期，上映后却票房惨淡，而同期的《心花路放》打破华语片票房纪录。这又是一个让人无语的现象。我们可以用“口红经济”或银幕向三四线城市普及，来解释中国电影市场的低幼化倾向，但这无补于“文艺不当市场奴隶”的操作有效性。以此观照李克强总理对杭州晓风书屋的光顾，三联韬奋中心24小时不打烊的苦心维持，怎样保证多元，鼓励创意，必然是接下来中国社会要面临的问题，因为种种迹象显示：在用户体验至上的所谓“互联网思维”旗帜之下，公众正在对需要费力掌握的东西失去耐心。

《小苹果》的风行或许也是一个征兆。我第一次听见这首神曲，是在6月22日同乡陈三的追求会上。紧接着它就风靡大江南北，直至11月获得全美音乐奖的“年度国际歌曲”。虽然人们纷纷指责这个奖是买来的，但谁能否认它在中国的流行度呢？连有的解放军都在跳哪。个人之力微不足道，但我极力阻止四岁的儿子学唱这首歌，感觉就好像老北京养八哥，总怕它“学脏了口”，有位时评人说得好：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喜欢听《小苹果》，怎能指望他将来喜欢古典音乐？

（三）大陆与香港和台湾

12月8日，黄永去台湾。黄永是1217俱乐部老成员，从《话题2007》写到《话题2013》。近两年，他持续地关注大陆与香港的矛盾与两地心态。今年10月，他又一次前往香港，希望做一个在场的观察者。可惜，还没将所见所闻形诸文字，他就离开了。从香港归来后，我们一起聊过观感，他最大的感想，就是这两年的香港之行，每一次都让他更多认识到东方之珠的多重面相，完全重塑了他这个北京人借由八十年代影视歌与购物之旅，对香港形成的刻板印象。

香港和台湾，今年与内地攸关的主题词，一是“抵制”，一是“小童当街撒尿”。这些争议，往往都来自双方的“刻板印象”。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，棘手的实质在于，人人都怨

气冲天。怨从何来？经济政治历史民生纠缠难辨，但情绪需要寻找相对确定的宣泄对象，“服贸协议”也好，影视明星也罢，抵制浪潮铺天盖地，像“小童当街撒尿”这种有即视感又很容易贴上“不文明”标签的突发事件，更容易被放大成一种隐喻式的对抗。

（四）“APEC蓝”

11月，“APEC蓝”席卷朋友圈。但是这一抹蓝天究竟何所从来，又成了我们心中的谜团。靠风吹靠限行还是靠停产？不好说。“双十一”，全国淘宝用户用571亿的交易额，作为马云九月成为中国首富的贺礼。看上去这又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中国奇迹。但我也听到了一些盛世危言，其中提到中国制造业的萎缩，大量小商家的倒闭，淘宝万千商品白菜价包邮的“赔本赚吆喝”。这些声音让我困惑：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表象下，是否潜藏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中国？

会议之后的连续雾霾让梦想回到现实。即使最乐观的人，也得考虑怎样才能让自己和家人平安活到未来的黄金世界。我抢购了双十一打折的高档口罩，也参加了某网站发起的空气净化装置众筹——这只是轰轰烈烈的民间自救运动的一部分。北京马拉松，有选手戴着防毒面具跑完全程，留下一个极具反讽性的画面。



（资料图：2014年10月19日，北京马拉松，选手戴防毒面具在阴霾中开跑。）

年头年尾，两位未及五旬的朋友猝然离世，让我们在张暉之后，不得不反复思考与感慨人间的艰难。黄永生前有一次问我，为什么现在猝死的媒体人里，网站编辑好像特别多？我当时回答说大概从前的媒体时间以日以计，新媒体则以分以秒计。我知道我们接触的偶然后面，总是藏着一些复杂的必然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而淘汰率在一直上升。

（五）“大义VS小利”

我已年过四十，并不想扮演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年。不过病毒式的潮流仍会让我无言以对。我不喜欢自西徂东的“冰桶挑战”，虽然顶着慈善的名义，却消耗着水资源，拉升的更多是娱乐注意力。但是这样说，很容易被指为对渐冻人罕见症冷血，所以我也不表态。这就是大义名分下，无奈的沉默。

在“大义”与“小利”之间，选择是一件艰难的事。但十年话题，十年观察，我总愿意从个人本位出发，先考虑“小利”。比如闹了两年多的广场舞，不断有人说，要考虑老年人的娱乐匮乏，健康需要，精神空虚。我完全赞同，并支持他们团结起来向开发商与政府争取更多公共空间。但我也坚持，这些“大义”不能成为损害旁人“小利”的理由，因为“不损人利己”是文明社会的伦理底线。好了，说到这里就够了，不要再发挥你贴标签的习惯能力，向“红卫兵一代”“坏人变老”延伸了。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化冲突，而且还是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。

更贴切的“大义vs小利”的例子，或许是沸沸扬扬闹了两个多月的“北大燕京学堂风波”。这一事件我写有专题，愿意了解的人自行围观。在遍读材料的过程中，最让我感到触目惊心的，是一位燕京学堂支持者私聊时说的“决不允许为了古建筑破坏国之大计”。看到这句话，我脑子里立刻闪现两桩旧案，一是在1945年、1948年，梁思成曾为国民政府、共产党政府两次标出需要保护的北平古建筑，以避免战争破坏，一是塔利班不顾全世界反对炸毁巴米扬大佛。北大建设燕京学堂的苦心，就算我不能全盘了解，也能猜到七八，但具体到实施过程，我还是支持反对派师生为了自己权益的抗议，哪怕是“为反对而反对”，这种权利也值得维护。

（六）电视“示众”

7月，突发性耳聋让我成了医院的常客。高压氧舱是最好的聊天场所之一，因为没有别的事可做。能够燃起众人参与热情的话题，除了彼此病情之外，就是7月17日在乌克兰坠毁的马航MH17班机，还有后来我们知道中纪委刻意在每周五发表的“打虎连载”。

坦白说，从3月8日的马航MH370失联，



到四个月后兄弟航班坠毁，扑朔迷离，一般人根本无由置喙。而“打虎记”的力度与涉及面，更让媒体与公众除了“等着瞧”之外，没有多少参与议论的空间。只是这样的事件，非常颠覆大家常态的认知，难免会产生种种靠谱不靠谱的分析。当世界不再沿着熟悉的轨道运行，某种惊异感总让人愿意想方设法为它寻找可信的解释。最终宏大的分析还是会落到身边的琐事，“八项规定”之后各单位竞争式的省俭行为，就成为大家乐于交流的话题。

2014年，涉嫌出轨、吸毒、嫖娼的娱乐明星们，吸引到的眼球绝不少于纷纷落马的腐败官员。造星体制的目标之一，就是将大大小小的明星打造成公众幻想中触手可及的邻里熟人。四月我去皖南调研，在卢村的售票点，卖票的姑娘收了钱不给我票，而是把手机伸到我面前：“你帮我看看，这个是不是马伊琍？”让人有些不太习惯的是，娱乐明星涉及吸毒、嫖娼的事件，从警方流出的信息之快，超过了狗仔队的偷拍。究竟是全民娱乐的时代来临，还是有关部门借此对社会发出道德警示？从薛蛮子到陈永洲再到沈灏，电视“示众”的速度与尺度，会不会成为一种常规？“法院未审权媒体先审”的创举，意味着什么？我承认看不懂，只能慢慢习惯。

（七）昆明惨案

今日再回顾3月的昆明惨案，似乎已经是那么的遥远。而南半球同类事件撩动了我的神经。澳大利亚悉尼人质恐怖袭击之后，部分民众发起了“让我与你同行”活动，帮助身边的穆斯林免于恐惧。有人说“人质事件与一路同行，让人看到人性中最坏和最好的一面”。

在昆明暴恐袭击惨案之后，中国不少网民愤怒地指责美国大使馆使用“毫无意义的杀戮”、CNN对“恐怖分子”打上引号是对反恐采用双重标准。我从中学起，就有一个认知：别人的一千份痛苦抵不上自己的一份痛苦。反过来，你也不可能要求别人对你的切肤之痛感同身受。13年前，北大校园曾经响彻欢呼声，而抱着奇观心态看待“9·11”的中国人是大多数。跟13年后的悲痛难抑相比，并非中国人有了飞跃或质变，而是，同样的伤害进入了我们的“想象的共同体”。

所以双重标准是一直都存在的，亲疏有别，政治立场有别，意识形态有别，谁会对别人身上的伤口真的感到剧烈疼痛？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，“9·11”是电视上的奇观，与另一个世界里发生的冲突。我们看见一个男人从双子星的上半部一跃而下，我们不会去想象他的故事，他的家庭，他的日常生活。可是昆明火车站完全不同：有一个人为了省钱，要在火车站呆上一夜，第二天坐火车去浙江打工，没想到撞上了屠杀……我们不用看照片，不用知道姓名与籍贯，一个中国故事就已经跃然脑海。人的同情心需要环境、细节与想象共同构建，如果没有捏合成“想象的共同体”的基础，那么我们对于杀戮与死亡，只会是笼统的谴责与同情。

当此时，还有人要求别人跟着自己念：我们“不听你们的故事，不听你们

的诉求，绝不原谅，格杀勿论”。但是，当表面上的事件渐渐平息，当热点开始转换，遗忘曲线进入下行轨道，我们是否可以做到永远不去听一些故事，了解一些诉求，而只相信以杀可以止杀？

历史证明，人类无法靠这些常规的鼓励与训诫消灭恐怖主义，因为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只有一种价值观，当价值观冲突的时候，素不相识的两群人也会互相仇恨，相互杀戮。财富、情感乃至生命，在这些冲突面前都显得软弱无用。

所以世上最难的事或许并非宽恕仇人，而是擦亮双眼，去看清敌人，他们从哪儿来，他们长什么样儿，“他们”何以与“我们”为敌。将世间万事，置于自己日常生活经验世界之中，诚然是一种省力的做法，大部分时候也能让人安然度日，享受静好，只是一旦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露出獠牙，举起屠刀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？谴责恐怖主义是轻而易举的，因为恐怖主义颠覆人性的根基，然而要消除恐怖主义，首先得去了解与理解恐怖主义的生成与爆发。不想永远扮演事发之后哭泣的羔羊，那么在满网疯传的防恐攻略之外，我们还需要足够的知识、信息与想象，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认知世界。

（八）社会滑入“小时代”

2014年，太多的公共议题让人不敢触及，因为一说出口便可能面对周围人众的分裂与对立。于是相应地，前几年扮演公共舆论场角色的微博渐渐沉寂，主打熟人网络社交的微信朋友圈如火如荼。渐渐地，我的主要消息来源也从微博变成了朋友圈。必须承认，在屏蔽了销售、养生、鸡汤等不爱看的内容之后，朋友圈里的内容仍然被“个人状态”占去了一半。个人状态与公共议题同时存在，无缝对接，伤逝的蜡烛接着庆生的蛋糕，温情的晒娃映对游乐的自得，而各种公共号的内容器乱其间，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缩影。

整个社会在不可避免地滑入“小时代”，我们心知肚明却无力自赎。在变幻的风云中，个人除了追求那一点可怜的“小确幸”，又能把握住什么样的坚实？会议越来越多，而干货越来越少，消费越来越多，满足感越来越少。我知道这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症候，一切都有如宿命般降临。每天吞吐着信息与情绪，不过证明存在感的徒劳挣扎。但这徒劳的挣扎仍然要继续下去，正如1936年的萧红，我们也正处自己的黄金时代：

“自由和舒适，平静和安闲，经济一点也不压迫，这真是黄金时代，但又多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！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，而我的黄金时代，是在笼子过的。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，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，也不是时候了。对于自己的平安，显然是有些不便，所以又爱这平安，又怕这平安。”

（经作者授权摘自腾讯《大家》栏目）



天津小吃 Asian Snack

韭菜盒子 牛肉面 煎饼

317-297-1072

3605 Commercial Dr. (in Saraga) Indianapolis, IN 46222-1681

Asian Cuisine

9516 Haver Way (东亚超市旁) Indianapolis, IN 46240

電話：317-848-8802

www.AsianCuisineIndianapolis.com

Find us on: Yelp | Grub Hub | Eat24

房地产经纪
房地产投资顾问
商业地产租赁及购买谈判专家

Cell 317-652-9508
Office 317-721-5656
mabel.liu@gmail.com

刘洋 MBA
Mabel Liu Vital Equity Realty

精心、全意、全职为您的梦想服务